



害，我與你勢不兩立。我死與夫人雪恨，你死乃為國捐軀。不要走，本帥刀來了！」望仁貴劈頂樑上砍下來，這一刀廿四分本事，多顯出在上面。仁貴把戟架在一邊，馬打交肩過去，英雄閃背回來，仁貴把方天戟直刺，蓋蘇文急架忙還。

二人鬥到十六個回合，薛仁貴量起白虎鞭來，蓋蘇文一見白光，就嚇得魂不附體，說：「阿呀，我命死也。」略略著得一下，鮮血直噴，帶轉絲韁，望營前大敗而走。薛仁貴大喜，回頭對營前八位兄弟說道：「你們快同張大老爺、小將軍們，扯起營盤，衝殺番兵，一陣成功了。」那邊一聲答應一聲，八弟兄各將兵刃擺動，催馬衝殺四面番營，張環父子領了大隊人馬，卷帳發炮，衝到帥營來。這番鳳凰山前大亂，有薛禮隨定蓋蘇文衝到帥營中，把小番們一戟一個，挑得番兵走的走，散的散，死的死，蘇文見火頭軍緊緊追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只得兜急絲韁，望內營一走，砍開皮帳，竟走偏將營盤。那知仁貴趕得甚緊，又且番營層層疊疊，人馬眾多，又不敢傷著自家人馬，一時逃走不出，原衝到鳳凰山腳下，忽前邊撞著一班火頭軍，高聲大喝：「蓋蘇文，你往那裡走！我們圍住，取他首級。」九人圍住，把蓋蘇文棍棍只望顛頭打，刀刀只向頸邊砍，槍槍緊緊分心刺，斧斧只劈背梁心，殺得蓋蘇文招架也來不及，被他們逼住，走也走不脫。架得開棍，那邊李慶紅插一刀砍將過來，蘇文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身軀一閃，肩尖上著了刀頭，連皮帶肉去了一大片，口中叫得一聲，傷壞那邊。王心鶴喝聲：「照槍罷！」颼這一槍，分心挑將進來。蘇文說聲：「我命死矣！」閃躲也來不及，腿上又著了一槍：「噲，罷了，罷了。本帥未嘗有此大敗！」他如今滿身傷，拼著命，見一個落空所在，把二膝一催，豁喇喇衝出圈子，望出腳下拼命這一跑。仁貴就吩咐眾弟兄，四處守定，一則衝陣，二則不許蓋蘇文出營。八人答應，自去散在四面守住。

這蓋蘇文心下暗想：「你看周圍營帳密密，人馬大亂，喊殺連在，哭聲大震，我若望營中去，恐防有阻隔，反被火頭軍拿住，不如在鳳凰山腳下，團團跑轉，等有落空所在，那時就好回建都了。」蘇文算計停當，只在前山轉到山後，仁貴緊緊追趕，隨了蓋蘇文團團跑轉，驚動山上貞觀天子，同著元帥、軍師出到營外，望山下一看，只見四面番營大亂，炮聲不絕，鼓嘯如雷。又聽得山腳下大叫道：「阿噲噲，火頭軍果然驍勇，不必來追！」豁喇喇盤轉前山來了。君臣往下看時，見有蓋蘇文被一穿白將追得滿身淋汗，喊叫連天，只在山腳下打圈子。朝廷就問徐先生：「底下追趕蓋蘇文那員穿白小將，卻是誰人？」茂公笑道：「陛下，這就是應夢賢臣薛仁貴。」朝廷聽見說是應夢賢臣，不覺龍心大悅。就對山下大叫道：「小王兄，窮寇莫追，不必趕他，快些上山來見寡人。」連叫數聲，仁貴在下那裡聽得，只在山腳下緊走緊追，慢走慢追。忽上邊尉遲恭說道：「陛下，如何眼見本帥細心查究，軍師大人說沒有應夢賢臣，如今這穿白小將是誰？」茂公說：「元帥休要誇能，這是我哄你，你認真起來，那裡有什麼應夢賢臣，你看原是何宗憲在下追他。」敬德道：「你哄那個？明明是穿白將薛仁貴，陛下若許待本帥下去，拿他上來，還是仁貴還是宗憲？」朝廷把不能夠要見應夢賢臣，說道：「元帥不差，快快下去拿來。」敬德跨上雕鞍，等蓋蘇文轉過了前山，後面就是薛仁貴跑來。他就是一馬衝將下去，卻也正在仁貴後，雙手一把扯住薛禮白袍後幅，說：「如今這裡了。」總是尉遲恭莽撞，開口就說：「在這裡了。」薛仁貴尚信張環之言，一聽後面喊叫在這裡了，扯住衣幅，不知要捉去怎樣，不覺嚇了一跳，把方天戟往衣幅上插，這一等身軀一掙，二膝一催，豁喇喇一聲響，把尉遲恭翻下塵埃，衣幅扯斷，薛禮拼命的逃走了。蓋蘇文回頭不見了薛仁貴追趕，心中大悅，跑出營去，傳令鳴金，退歸建都去罷。

那大小番兵齊聲答應，見元帥走了，把不得脫離災難，敗往建都去了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這尉遲恭，扒起身來，手中拿得一塊白綾衣幅，有半朵映花牡丹在上，連忙上馬，來到山頂。茂公道：「元帥，應夢賢臣在何處？」敬德道：「軍師休哄陛下好了，應夢賢臣有著落了。」朝廷道：「拿他不住，有何著落？」敬德說：「今雖拿他不住，有一塊袍幅扯在此了，如今著張環身上，要這個穿無半幅白袍之人，前來對證，況有半朵牡丹映花在上，配得著是應夢賢臣，配不著是何宗憲，豈不是張環再瞞不過，再獻出薛仁貴來了？」朝廷大悅，說：「元帥智見甚高，今日必見應夢賢臣了。」

如今按下山上君臣之言。單講這番兵退去，有一二個時辰，鳳凰山前一卒全無。張士貴方才吩咐按下營盤，大小三軍盡皆紮營，八位火頭軍先來繳令，回歸前營。等了半日，薛仁貴慢慢進營，身上發抖，面如土色，立在張環案旁，口中一句也說不出了。張環大吃一驚，說：「如今你又是什麼意思？」

薛禮道：「大老爺救命，元帥屢屢要拿我，方才被他扯去衣幅，如今必有認色，小人性命早晚不能保全的了。」張環聽見，計就生成，說：「不妨，不妨。要性命，快脫下無襟白袍與何大爺調換，就無認色，可以隱埋了。」正是：

奸臣自有瞞天計，李代桃僵去冒功。